



轻与重

25

僭越的感觉 欲望之书

[法] 白兰达·卡诺纳 著 袁筱一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Belinda Cannone

Le sentiment d'imposture L'écriture du désir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僭越的感觉 欲望之书

[法] 白兰达·卡诺纳 著 袁筱一 译

Belinda Cannone

Le sentiment d'imposture L'écriture du dési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僭越的感觉 欲望之书/(法)卡诺纳著;袁筱一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

ISBN 978-7-5675-2978-6

I. ①僭… II. ①卡…②袁… III. ①随笔—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2973 号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轻与重文丛

僭越的感觉 欲望之书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法)白兰达·卡诺纳
译 者 袁筱一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1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978-6/I·1313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主 编 的 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译 序

或许白兰达·卡诺纳是我在二十年的翻译生涯里,遇到的,与我最“近”的人。不完全在于经历——她是小说家、大学老师,教授比较文学,写随笔,文学评论——,而是在于她看待语言和写作的方式,以及她对待写作的态度:即便从理性的角度而言知道这是一件充满了危险的事情,可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用她的话来说,是“欲望”使然,而欲望,是我们用来抵抗存在的“僭越感”的方式。

按照白兰达的顺序,先说说“僭越”吧。

“僭越”,在汉语中,这是我们不太熟悉,也不太常用的一个词,然而解释的却是我们生存的一种常见状态。它成了白兰达第一部随笔的主题:与文学有关,但不完全是文学的;与心理有关,但同样不完全是心理的。那是我们经常遭遇的场景——在生活中,在阅读中,或者在梦中。突然之间,我们就会对自己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是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上吗?我们——合格吗?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太久。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我

几乎一直以为,这只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我不够自信,是我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童年阴影这样的事情,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不够漂亮,不够聪明,等等——,对我自己所具备的能力(任何方面)和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同样也是任何方面)是否有匹配度产生了怀疑。甚至,所谓的“位置”并不完全指社会赋予我们的位置,而是在所有的生存配置中,自己所“占据”的位置。我们配得上这个称谓吗?老师?教授?爱人?朋友?当然,也有所谓的某某主任,某某院长,某某理事……每一次在填表的时候,我都对即将得到——当然也有可能得不到——的新称谓充满了惶恐。

就像白兰达所描绘的那样,我也经常,在小心翼翼地掩藏好自己的惶恐之后,看着别人自信满满的样子,猜度他们的真实想法。我会非常,非常羡慕他们。

但是白兰达从一开始就精准地描述了一个梦境:受邀来到城堡,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在一个自己似乎无可争议属于其中的“圈子”里,怀疑自己的存在是否合理。或许不是城堡,是别的什么地方,但是那种尴尬的场面,那种无处证实自己合理性的尴尬,又难道仅仅是梦吗?

随笔开头的这个梦境让我安下心来,接着,我认识了“僭越”领域里的兄弟姐妹。他们身上并没有额外的标签,他们和我一样,平常、普通,甚至可能是他人眼里的“成功人士”(我能

够厚颜无耻地说这点也和我一样吗?),可是,他们也和我一样,处在永远的不安中,“在我们秘密的幻觉里,我们并不相信自己是正当的,我们觉得别人一定是弄错了,我们因为害怕被发现而颤抖”。

自然,作为“僭越”的极端案例,有特殊的、戏剧性的人物在:例如我也还算熟悉的,今年一百周年的罗曼·加里。我不是一直都很想写写这个人的吗?一直很想揣度一下,从一个外来的移民,到一个获了龚古尔文学奖的知名作家,是不是突然的不适应——用白兰达的词,就是“僭越感”——让他换了一个名字继续写作,直到新名字之下的作品又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将自己从一个“僭越者”变成了真正的“骗子”?然后,自杀——因为秘密败露,再也没有隐藏僭越的惶恐的可能了。

当然,大多数人都因为苟且偷生,一边努力克服这种僭越感,一边艰难地生活下去,直至自己麻木为止。在认识了那么多僭越的兄弟姐妹之后——年龄不是问题,职业不是问题,性别也不是问题(而我原来确实认为,性别可能是让我产生僭越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终于意识到,僭越感原来不是只与个体相关的性格特征,而是我们普遍的生存境遇,是,用昆德拉的语汇来说,我们的生存符码之一。实际上,“僭越”这个词并不具备广泛性和常用性的这个事实,倒是让我相信,或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不太愿意面对这个让自己感到

如此尴尬的生存符码，因为它与羞耻感、罪恶感等不够“健康”的情感息息相关。

我对白兰达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她用如此美好、温和与理性的方式平复了很久以来，我一直隐隐感觉到、却也一直不能够面对的感情。我们的内心有多少这样不能与外人道的东西？否则为什么，有些时候，一切都好好的，我们的情绪却会在刹那之间急转直下？哪怕是在最美好，似乎最没有问题的爱情中，我们犹豫、逃跑、莫名的恐惧，而且我们也在面对别人的犹豫、逃跑和莫名的恐惧？

然而白兰达给我的惊喜还不只是面对僭越的理性和勇气。紧接着，她告诉我们，如果说，僭越感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生存符码——因为我们从来都不能彻底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那么，欲望，这个在基督教中备受批评、需要努力压抑的东西则解释了我们面对僭越，依然能够怀揣激情，努力生存下去的原因。原来，不是因为我们苟且偷生，而是因为我们欲望。

在第二部随笔中，白兰达向我们呈现了书写的欲望。如果说僭越与身份、价值等一切“不确切”的东西有所关联，那么，在这份不确切中，我们生存的动力又在哪里呢？用写作这回事来说，具体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并不能保证自己写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甚至正好相反，你非常忧虑自己将完

成一部一无所是的作品，那么，哪里来的动力可以推动着你一坐就是一天，与词语进行无声的肉搏战呢？

在我一次关于翻译的讲座中，我就是用白兰达的一段文字来解释写作的欲望的：

我可以从描述一朵花开始，然后是另一朵，围着花束打转，有时也能够说出它总体的形状或是色彩的和谐；有的时候，也能够说出它突然出现在周遭这死沉沉的世界的方式；也许，尽管不尽如人意，我应该形容出花蕊的质感，叶片的形状……我也许还能通过联想的方式，说出这些花在我心中所诱发出的情感——我远离花束站着。说实话，我没有词。但是这一切又如此简单。于是我打着转，打着转，我尝试着，在这里轻轻地碰一下，在那里轻轻地碰一下，我想要接近花束，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用他所体会到的情感来延伸我的词语，就这样，把词语才得到开启的意义赋予它们。花束的存在就位于我的目光和它的中间，就位于这份连接中，位于这“相遇”中，这也是世界的事实，所有等待我们去触及的存在的事实。

我很喜欢她用的词，“相遇”和“连接”。我们言说，我们写作，我们阅读，我们创造，包括我们爱，都是作为“相遇”和

“连接”的动作。与这个世界里除我之外的部分相遇，以这次相遇作为契机，和我之外的世界缔结某种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相遇的方式，连接的方式，想要走出自我，与这世界相遇和连接的愿望远远要比究竟遇见了谁，连接的结果如何重要得多。

欲望，是我们战胜无价值、无意义乃至死亡的唯一通道。因为我们，尽管历经困苦——写作难道不是世间最为困苦的事情之一吗——，我们仍然因为欲望（对于未知世界的欲望），永远准备出发。

白兰达说，“我觉得，对于写作行为如何根植于欲望之中，我们谈论得还远远不够，而写作行为却是欲望最为主要的一种呈现。每天早上把我从床上拽起来的冲动同样会让我坐在电脑前，打开一本书。”

或许作为读者，是最能够理解这种“每天早上把我从床上拽起来的冲动”的吧，“坐在电脑前”，凑巧打开了一本关于写作和欲望的书。我们重温在生活中的不安、惶恐和绝望，我们与如此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切之后，仍然不顾一切，因为欲望而投入写作之中的白兰达相遇，我们——或者赞同或者不赞同，这都不重要——来到了内心里那一小块隐秘的，未曾探索过的地方，然后我们对自己说，即便我们写的东西微不足道，它至少带我们去到了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

真是美好。

最后,作为译者,正因为如此感激白兰达,如此感激这次相遇,我禁不住在此表达我的歉意。因为种种原因,这两部小小的,却是美妙的随笔花了两年时间才最终得以在中文中“重生”。其中有两点原因需要向中国的读者交代。第一个原因是,固然欲望是我翻译它的启动因素,它却不能够保证我用一以贯之的激情,在最大化的效率中完成翻译。第二个原因则是版本的改变。作者白兰达在听说由我翻译这两部随笔之后,特为寄来了新版本的电子稿,在翻译完成之后,我有相当一段时间投入在对两个版本的比较与校正之中。然而新旧版本的对比并非完全无用功,正如作者自己在新版本的后记中所解释的那样,她的改动主要是“语言的”,她说,“突然间,重新阅读我过去的文字,我发现我依然很熟悉自己所写的主题,只是不再适应这部随笔的语言。谁能够相信,就在十年里,我的语言已经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呢?语言变化了。我发现原来的语言有些生硬、粗糙,有些地方毫无章法……我必须从头到尾审读一遍。于是我重新审读了这部随笔,观点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前后段落也没有任何调整——改动仅限于语言。”逢到这样一个对语言锱铢必较的作者,我也丝毫不敢怠慢。而尤为有趣的是,我竟然发现,作者的某些改动,我已经提前在翻译中替她完成了……

是巧合,但也是翻译的神奇之处。

为了这份神奇,我同样充满感激。

袁筱一

2014年7月